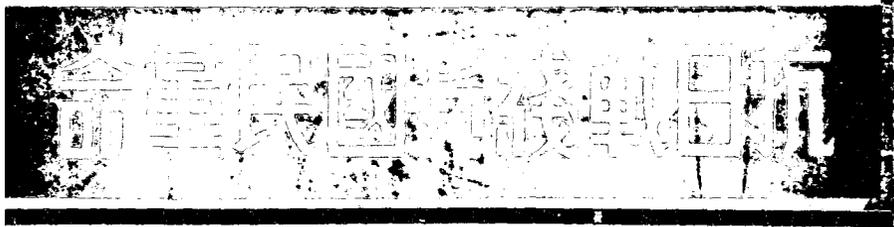


刊叢識認本基



著甫實錢



版出社刊週團民

MG
D693.0
378

抗日戰線與國民革命

目次

1. 一個絕大的危機
2. 統一和分化
3. 一個原則的三個要點
4. 中國爲甚麼而戰？
5. 統一的抗日戰線是什麼？

一 一個絕大的危機

「對日抗戰的最後勝利，一定屬於我們！」每個中國人都有的這樣的自信力。爲甚麼呢？因爲全面抗戰已經發動，全國的「槍尖」已在一致對外，所以我們才有這樣堅決可靠的信念。但是我們還要更進一步的明白：抗戰的勝利，



3 1797 5783 0

一定要和國民革命成功的意義，配合起來，才是真正的勝利。這是我們在抗戰中一個最高的信念，絕對不能忽略的。它是不是有把握呢？便要看我們全國的「筆尖」是不是像全國的「槍尖」一樣，一致對外。

拿目前的情形來說，全國的「槍尖」確已一致對外，但全國的「筆尖」却還沒有做到這一步。所以對日抗戰的最後勝利，雖然有了極充分的把握；至於革命成功的是否可能，則不能十分肯定。這不是一個絕大的危機嗎？

由這樣看起來，全國的軍人已經覺悟，知識分子却還有少數沒有澈底的覺悟：一部分的是仍在沉迷中未覺的，一部分的是已在瘋狂中錯覺的。就過去的抗戰情形來說，知識分子盡忠愛國的熱忱和努力，實在是趕不上武裝同志的悲壯成仁和光榮成功。這是甚麼緣故呢？最大的原因，是軍人有鐵的紀律，保障和激勵他們的覺悟；至於知識分子，却缺少鐵的信條，維護和發揮他們貢獻於

抗戰，貢獻於革命的力量。

自從全面抗戰發動以來，全國軍人多數覺悟，於是全國的「槍尖」便立即一致對外。這是二十六年中全國民眾所祈禱不得的好現象，二十六年中所解決不了的種種問題，如內訌、排他、割據等等的意氣之爭，和個人利害的衝突，都完全消滅。從此，由於危亡的切迫，大家都集中在「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旗之下，秉承一個主義、一個政府、一個領袖的意旨，為祖國的獨立自由而戰，為國民革命的成功而戰。假如有人心懷二意，離開這個抗戰的大道，他的結果，便一定會像韓復榘的下場一般，在衆人的唾罵和嚴明法律的裁判之下，斷送他那遺臭萬年的一生。這是統一行動的根本要求，也就是把握勝利的先決條件。因此，有覺悟的軍人得到保障，有覺悟的軍人受到激發，誰都不敢動搖了！對日抗戰不但是國民革命過程中的一個必經階段，對日抗戰決不能包括全

部的革命行動，就是在對日抗戰的範圍中，也不是單純的軍事鬭爭，就可以克敵制勝的。由全部的革命行動來說，軍事鬥爭祇佔着一個先鋒的位置，它不是主力；就抗戰的整個要求講，軍事鬥爭也祇是一部分的力量，完成主要部分的任務。那麼，其它救亡的另一部分工作和建國的全部分工作，由誰來負擔呢？最完滿的答覆，是應該由全國民衆來負擔。知識分子是民衆裏的中堅者，佔着先知先覺的主導地位，他們的責任自然是最重。如果知識分子都在沉迷未覺或瘋狂錯謬之中，民衆的力量又如何會迅速的發動、健全的發展呢？許多知識分子已經有了明白的覺悟，正在努力做種種救亡和建國的工作。但沉迷和瘋狂的人，也却不在少數。我們試一看知識分子的向後方逃亡，歪曲理論的繼續在標奇立異，就可以知道這種危機的一般了！

難道前方沒有工作可做嗎？難道真理沒有明白的顯示出來嗎？都不是的。

沉迷未覺的知識分子，祇看到個人的利害，甚至是祇計較個人的苦樂，當然是以向後方逃亡為上策；既安全，又安逸。這種人實不足論，祇有留待革命的第二期行動來消滅他們。至於瘋狂錯覺的知識分子，則是祇顧到個人的虛榮，甚至祇計算個人的風頭，便高唱許多的歪曲理論，欺騙大眾，為害革命。嚴格的講，這種人雖祇是有心為己，但他們的行動和影响，却直是無異為好了！

知識分子這樣的墮落和荒唐，使革命前途深受他們的惡劣影响，這不是絕大的危機嗎？因此，我們當前的任務，便要力用的肅清這些駁亂的理論，像軍事方面肅清反動的軍人一般。東晉之亡，是亡於士大夫的清談，並不是軍事方面的失敗。汜水之戰，雖然獲得絕大的勝利，却因為文人的墮落和荒唐，到底是不能維持那信安的戰局。所以我們在這個艱難困苦的時代裏，定要像軍事工作那樣的嚴整一般，決不許任何人別有企圖，破壞我們革命的戰線。但這

種陰奸的工作，並不是對內的糾紛，完全和制裁勾結敵人的漢奸一樣。誰能發說消滅漢奸的武力，也是無耻的內戰嗎？

我們把一切破壞革命戰線的搗亂分子肅清以後，免掉許許多多無聊的、無益的、永無結果的爭論，省下許許多多民衆的寶貴時間來閱讀它、批判它，把「筆尖」用在一致對外方面，和「鎗尖」的力量聯合起來。那麼，抗戰的最後勝利才有把握，國民革命的成功也才有希望！

二 統一和分化

統一就是力量的集中。不但是在抗戰時期需要力量的集中，就是在所有建國的時間，以及國家平時的一切活動，都有這樣的需要。拿中國的情形來說，有了偉大的三民主義做我們革命的最高原理，無論是救亡或建國的一切力量，

便都應該集中在三民主義的領導之下。這樣的集中，就是一個堅實可靠的革命戰線，國民革命的戰線。此外，實在找不出別的理由來，一定要加以修正和改頁；更用不着另外替它安上一個頭銜。

因為有人要替國民革命另外加上一個頭銜，便引起別人的反感或反對，接着許多的別人，各自又另外選擇一個自以為適當的名詞，強迫的代替。於是本來就很統一的戰線，却被這些人鬧成個不統一的爭執了。可見他們所爭執的，並不是戰線的本身，全是為着一個名詞，在那裏鬧些極無聊的意見。實際上，則是這般所謂「前進」的分子，既不肯誠心研究做一個三民主義的信徒，又捨不得舒適的生活不敢做共產黨的同志。但個人的虛榮却看得很重，祇有不斷的製造新鮮名詞，利用羣衆好奇的心理，把自己擁上「領導者」的寶座。至於這種主義出現，是不是有害於社會，有害於真正的革命工作，則毫不顧慮、顧惜

了。以前他們主張「△△戰線」，現在又主張「××陣線」，名稱儘管是不斷的改變，內容一直是在虛無飄渺之間，這難道也是一個革命者的正當行爲嗎？我們可從兩個要點————革命的主體和目的方面，看出他們虛偽和欺騙的情形來。

主張△△戰線或××陣線的人，還有兩個口號，即所謂「各黨各派」和「大眾革命」。這自然是指的由各黨各派的分子，聯合或統一起來，做革命的主力。至於革命的主體，則主張屬之於大眾，而強解大眾的意義和國民不同。假令真是如此，却有兩個很大的漏洞，是他們沒有想到的。第一有包辦革命的嫌疑，第二有附會武斷的嫌疑。在中國，配稱做革命黨或政黨的，祇有中國國民黨和中國共產黨。這兩個組織的分裂是事實，各自內部的分立也是事實，如果要集中一切的革命力量，祇要做到這兩黨的聯合或統一（實際上是回頭）也就

廢了。其它的黨和派，並不見其存在。愈有些存在的，不是保皇黨維新派的遺孽，便是托洛斯基派；難道這些黨派，我們也認它做革命的主力，和它們聯合統一起來嗎？否則，就祇有像民國二年的政黨感時一樣，把一些「△△胡同三號」「△園」之類，都當成各黨各派的代表，召開一個分縣會議，組織一個分縣政府。即令把某些黨派，算做是政治活動的團體，實際上還是沒有把革命的力量，全部集中。因為除了參加各黨各派的分子以外，更有大多數無黨無派的分子，難道就一概不要嗎？這樣，表面上雖說是擴大革命的力量，結果則祇是一種變相的關門主義、宗法主義；由自己包辦革命，不許別人參加罷了。若說這種關門主義宗法主義比一黨獨裁的好，那麼，中日滿的合作豈不是更好嗎？何況中國國民黨的專政，是有限度的；不但時間上有限度，範圍上也有限度。它雖然祇承認一黨的存在，但任何不反革命的中國人，都有參加革命的機會，

所以它的專政反而是把革命的力量，盡其可能的擴大了。假如這一黨專政的原則都不承認的話，那末，他們却又忘記朝夕歌誦的蘇聯，就是如此。蘇聯之所以要肅清托洛斯基派的勢力，就在於保衛革命的健全發展。

再說到大眾革命這個口號，經過這樣長時間的宣傳鼓吹，却始終還是一個有名義而無內容的東西。大眾是不是指的全體？它的答覆祇有兩方面：一是指的全體，一是指某一部分。如果是指的全體，則連軍閥官僚土豪劣紳買辦洋奴等等反動份子，一例要包括在內。大概革命的主體，不會這樣的荒唐，大眾革命的提倡者想來也不會這樣的幼稚吧！那麼，自然是指的某一部分。是那一部分的人呢？是無產階級嗎？中國的無產階級太少，不設稱做大眾。就令他多到過半數，便已具備社會革命的意義，用不着來一個改頭換面的大眾革命。是革命的民眾嗎？這的確可以代表大眾，又沒有反動的分子在內，設得上做革命主體的

資格；但這種革命，却叫做國民革命，也用不着另外替它換個頭銜。除此之外，又是什麼呢？可見無論從那一方面來說，都不免是附會別人；假令他不承認是盲目的附會，那無疑的便是憑空的武斷了。

其次再就革命的目的方面來說，這些主張，更加是無存在的意義。因為他們所提出的口號，所擬定的方案，所要求的目的，無論在數量方面或是程度方面，都不過是支離割裂三民主義的一鱗一爪、一點一滴。若是他們要充實理論的話，不該則已，愈談就愈近似了三民主義。因為世界上所有的問題，自始至終的解決辦法，三民主義都已經包羅無遺，又那裏還有修正的餘地？硬要勉強修改的話，不但長壞，而且會錯！

由於他們內容的空洞，同時利用過去政府的弱點，便大聲急呼的說要抗日救亡。到了全面抗戰發動以後，失掉藉口，則又誇耀自己的領導作用，似乎這

抗日救亡的大業，都是由他們一手包辦成功的。其實主張抗日救亡的國策最早最堅決的，是西南的當局；而開始抗日救亡的行動最早最堅決的，也是西南的當局。現在支持東戰場全局的人物，就是當初發動抗日救亡的主幹，但這些人却一直是虛懷若谷，從沒有誇張過甚麼。一個真正的革命者，祇求事業的順利成功，卽覺如願以足，決不會過分的驕張。就令自己有絕大的功勞，事實總會明白的表現於大眾之前，也用不着自己去自我介紹，自我宣傳。總理說：革命精神是從「愛人」而來，決不是從「炫人」而來，更不是從「騙人」而來！

假如這些人從不自誇的話，幾年來爲抗日救亡而努力的一切活動，在大家的心目中，總有一些相當的贊許。到是這樣過分的驕張，反而令人生厭了。再則從前祇是高呼民族革命、民族鬥爭的，因爲抗戰的發動，失了它的時髦性，於是又另加上些民權革命、民生革命的部分，「以最新的姿態出現於大眾之

訂」。實際上這裏沒有談上國民革命的程度，又有何新？如果再透進一層的說，另有一部分的人，根本便不是做的抗日救亡的工作，他們的全副精神，祇是夢想去奪取抗日救亡的領導權。但事實並不如此簡單，真正的革命領導權，決不是用一切的手段可以奪取得來的。比如就第五路軍來說，它從沒有想奪取過甚麼抗日救亡的領導權，祇是在埋頭苦幹，把一切的力量，用在抗日救亡的工作上。結果，全國民眾都把第五路軍當做抗戰的柱石，勝利的靈魂，這又豈是第五路軍用過甚麼技巧、手段，向民眾要求欺騙得來的嗎？

由這些情形來說，可見無論是一個甚麼樣的戰線也好，一個甚麼樣的綱領也罷，總不能脫出國民革命的範圍。國民革命這個名詞，過去已經受了創傷，另外替它取一個別號，以使用新的刺激來緊張人的情緒，未始不可。不過大家都懷着充分的奪取慾、風頭慾：你替國民革命加上一個「變通營」的混名，說它

是如何的禮賢下士；他又給國民革命奉送一個「小諸葛」的綽號，說它是如何的料事如神。結果是空並督和小諸葛打一場，反而把禮賢下士料事如神的一切好處，全忘記得乾乾淨淨。人們總愛叫別人的混名綽號，但混名綽號一多，糾紛一大，各個都覺得還是用他的本名為好。因此，到了全面抗戰發動之時，過去藉題來痛罵中國國民賣國和侮辱三民主義落伍的人，又都為着全國民衆一致的擁護，也站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了。這種覺悟，果然是真正的改過，也還罷了，總不失為一個勇敢明白的志士。但奪取慾和風頭慾仍然沒有消滅，他決不甘心努力國民革命的工作，一定要空說些甚麼戰線的口號。民族革命的單純口號不設，又加上些民族民生的條件，夾形容民族革命的意義，到底仍然是解放國民革命而成。總之，這是一民主義和一民主義或一民半主義的爭執，却不是真正三民主義的實行者。

像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先生、秦邦憲先生的主張談話中，像鄒韜奮、錢俊瑞先生等的文字裏，便找不出甚麼於三民主義之外的理論。這些是我們所欽佩的人，也是革命的、前進的人；可見那些標奇立異者，實在是欺騙着大家。孫悟空會七十二變，到底是變不出如來佛的掌心。他們的巧於欺人，其實是愚笨的自欺罷了！這些欺人自欺的行爲，對於革命並不會就有如何重大的妨害，但一般能寫作的人，爲甚麼不把「筆尖對外」，字字說到敵人的身上，句句激起民衆的抗戰情緒呢？今日危機的造因者，不是軍人，是知識分子！

一兩年以來，在出版界熱鬧一時的，是所謂思想問題的辯論。大家把唯物史觀和辯證法投出來駁人，表珍自己是如何的「前進」，如何的「革命」。當時也曾引動一些觀察，佩服他們的學識淵博，所說的話句句都使人百思不解，有些甚至是摸不着頭腦。但不久，由哲學上的爭論歸結到個人修養上的攻擊了，你

寫我沒有讀過哲學大綱，我真你未曾看過哲學入門；愈是想領導思想，便愈要把別人攻擊得不值一文，而自已所得到的回敬也是一樣；於是觀衆明白了，知道這些討論思想問題的人，都是沒有翻過哲學概論的。好像梁作友先生的救國計劃一樣，博得個一哄而散。這在雙方個人的兩敗俱傷，並不重要，却把些不成熟的理論和錯誤的解釋，留在一般青年的頭腦中，確是害人不淺。何況黨前的抗戰，是我們國族生死存亡的最後關頭，再能加上些許的分化作用嗎？

三 一個原則的三個要點

三民主義是整個的革命綱領，國民革命是統一的革命戰線。在它的力量沒有具體的發揮出來，不免支離破碎，也是事實。自從全面抗戰發動以後，所有的弱點，便完全充實起來，這整個的革命綱領和統一的革命戰線，已經成爲全

國革命民衆的共同信條了。這是事實，不是理想或虛擬，我們可以從「統一」的幾種主要要求上面，得着一個確實的證明。

統一的第一个要求是思想的統一。自從廬溝橋的事變發生，無論是怎樣期待和忍耐的人，這時也相信到了絕望和抵抗的最後關頭，於是才有八一三全面抗戰的發動。真正三民主義的信徒，當然早就本着 總理的遺教，準備和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勢力，作殊死的決戰。因為要解決中國的政治問題和經濟問題，便要先求中華民族的自由解放，才有復興的可能。就是固持「階級利益高於一切」的中國共產黨黨員，眼見祖國的淪亡，也改變態度，相信「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了。這樣，在思想上已經找不出不統一的痕跡，不是全部統一了嗎？思想是理論的中心，也就是一切行動的最高指導者。思想的統一，就是說明一切行動完全一致，沒有兩個辦法對立的存在，祇有一個共同努力的方針。關於這

一點，有事實可以證明。以前在思想上最不統一的問題，經過長時間的辯爭而沒有解決的，莫過於革命性質的問題了。有些以爲中國革命的性質，完全是屬於單純經濟革命的人，不贊成同時發動民族的、政治的革命；因而反對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固持社會革命的立場。有些人又以爲中國革命的性質，應該完全屬於單純的政治革命方面，不主張參入民族的、經濟的革命成分在內；因而也反對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固持民主政治的立刻實現，爲解決中國問題的先決條件。但由於民族危亡的切迫，這些人都放棄了過去的主張，共同在三民主義的領導之下，開始偉大的民族鬥爭的行動。這民族的危機不是三民主義製造的，它早已存在，當總理極力提示時，大家總覺得是不必要的呼號罷了。如今民族的危機已經到來，大家可以實際的感到，於是才走回來，把一切革命的行動，都以民族鬥爭爲中心。它的目的，很明白的是在以革命的力量，肅清一

切反民族利益的努力，保障新中國自由和平的發展。這種革命的性質，無疑的便是國民革命第一階段的要求。除了對革命無認識無誠意的人以外，全國民眾都已走上國民革命的大道，思想上那裏再找出不統一的痕跡來呢？

統一的第二個要求是信仰的統一。自從八一三全面抗戰發動以後，無論是怎樣保守消極或滿含着封建意識的人，大多已犧牲過去的成見和主張，一致的信任政府、擁護領袖，努力於抗日救亡的工作。我們現在的政府和領袖，就是受命於黨的三民主義實行者；換言之，即全國民眾已一致的信仰三民主義的革命方針，才是目前救國的唯一領導的路線，除非是韓復榘那樣的人，終不改變他的私心；但這種人的生命，一定會被全民族的憤怒所斬斷。其他的人，即站在最反對立場的中國共產黨，同樣已回到三民主義的領導之下了。在今日，實在找不出第二種信仰，難道還不發統一的請求嗎？

統一的第二個要求是力量的統一。這種統一的情形，尤其是明白，祇看全國上下一心一德的努力，便可以知道。從全面抗戰開始到現在，無論是人力、財力、物力，以前被私人把持壟斷的，此時都已完全拿了出來，供獻抗戰，供獻國家，供獻革命。凡是把一切可以用之於抗戰方面的力量，私自蘊藏起來，私自濫用於其它方面的，此刻都已失掉了它存在的可能。比如封建軍閥的不戰而退，不但他自己的生命會受腐蝕的制裁，即是他的一切勢力，也不能存在。

二十七年以來，若干封建性的勢力未被肅清，處處和革命的進展作對，始終沒有方法把它消滅。一到全面抗戰發動以後，不過半年的光景，這些大小反動的勢力，或自己崩潰，或自動改變，已經完全集中在一「鎗尖對外」的原則之下。

統一的要求，不外是這三個要點，三個要點都已經完全統一了，這不是全部統一的明證嗎？思想、信仰、力量是構成主義的三個要素，思想、信仰、力

量的統一，不就是主義的統一嗎？全國的思想、信仰、力量一致集中在三民主義的領導之下，開始抗日救亡的行動，這不就是國民革命的發端了嗎？因此，在這次抗日救亡的民族鬪爭中，除了奉行三民主義、努力完成國民革命的任務以外，實已別無其它的路線。

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中國共產黨在膺施發出的宣言中，有一段話說：「當此國難極端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絕續之時，我們為着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上，已經獲得了中國國民黨的諒解，而決心共赴國難了。……在民族生命危困萬狀的現在，只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全民族團結的基礎，已經定下了，我們民族的獨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亦已創設了。……」共產黨有一句口號，是「工人無祖國」。現在看來，的確是「民族利益高於一切」，中國共產黨也才走回到三民主義的

旗幟之下來。所以接着它更坦白誠懇的說：「……爲着取消敵人陰謀之藉口，爲着解除一切善意的懷疑者的誤會，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有披瀝自己對於民族解放事業的赤忱的必要。因此，中共中央特向全國宣言：（一）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爲中國今日所必需，本黨願爲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現爲求得與中國國民黨的精誠團結，鞏固全國的和平統一，執行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準備把這些諾言在形式尙未實行的部分，……立即實現，以便統一團結全國的力量，抵抗外敵的侵略。……」

中國國民黨以外的政治團體，可以說祇有一個中國共產黨，能殺和三民主義對立的革命理論，也祇有共產主義殺得上資格。由這一段話看來，今後中國共產黨的革命路線，已是信奉三民主義而加入國民革命的途徑了。此外，還有什麼主義、那一種的政治團體，主張不救國、不爲民族的生存而奮鬥呢？凡是

實踐抗日救亡的主張、參加抗日救亡的行動者，都已集中在三民主義的領導之下，那麼，一切的工作就都是國民革命的路線了。除此之外，又那裏能覓再有其它的路線呢？有了這樣一個明白確定的革命路線，偏又不用，却另外替它加上一些似是而非的頭銜；而加頭銜的人又盡在彼此攻訐，各人堅持自己的片面理由、不肯犧牲；於是把抗日救亡的大業，結果弄成「名詞之戰」了！假如沿用國民革命的話，又何致有這些糾紛呢？全國民衆都在三民主義的領導之下，一切的努力即是爲國民革命的實現而奮鬥，當然不致於否認國民革命的名義。這樣，不是名實兩面都澈底的統一了嗎？

事實雖是這樣的明白，有人却又以爲國民革命這個名詞，未免太舊，恐怕用起來力量太小。這種解釋，與其說是荒唐，倒不如說是幼稚爲好。三民主義的革命就是國民革命，既信仰三民主義爲目前抗戰救亡的最高原則，又怎能另

說它的革命路線不對呢？這種說法，自然是另有用心的；簡單講一句，無非是想花樣翻新，充分發洩個人的奪取慾或風頭慾。因此，暗地裏又造出一種歪曲的理論來，表示自己的持之有故、言之成理。

過去中國共產黨沒有回頭的時代，一般自命爲「前進」的分子，雖然決不肯放棄自己過分的享樂生活，但奪取慾和風頭慾却衝動他不能不表示自己的最前進，於是便拿「共產黨」的招牌來騙人。他們所說的，不一定就是共產主義的理論，或許竟然是對共產主義的侮辱和詆譏，但總是說得天花亂墜，以爲這樣便是最革命的言論了。到現在中國共產黨已經披瀝赤忱的向全國宣言，他們願爲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那麼，這騙人的幌子就無法再用。但一般野心不死的人，又會另變一種花樣，額外亂用許多名稱，故意標奇立異，聳動認識較淺的人，做他的所謂「羣衆」。爲着國民一致的集中在三民主義的領導之

下，又不敢公然反對，祇是在暗中增加解釋罷了。這對於三民主義的尊嚴，雖然是毫無損失，但把一般純潔的青年，却損害不淺。這幾年來，一般稍為奮發的青年們，被這些歪曲理論的引誘，弄得對一切學識無一不錯知錯覺，便是他們的成績。所以有許多對於社會科學毫無基礎的青年，讀過幾本小冊子，也流滿口的「意識形態」「否定之否定」起來，動不動就批評別人隊伍，祇有自己才是最革命的、最前進的。因此，當全面抗戰發動之日，便有人說這完全是資產階級性的戰爭，毫無意義。其實呢，則是個人怕死，不肯為祖國的存亡而犧牲。另一方面，更把統一的戰線，弄得支離破碎，其行徑直與漢奸無異。

自然，在這一次的戰爭中，實有值得我們顧慮的地方，斷不能漫無頭緒的亂打一起。但我們不能因為中國的貧富不均，勞逸不等，便把民族抗戰的一切意義，完全抹煞。因此，我們祇有把這個民族的抗戰，固持它是國民革命的開

端，才可以避免日後無窮的痛苦。國民革命是求民族的獨立自由，也是求全民族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平等；如果戰爭是向這個方向前進，那麼，抗戰的勝利不是和革命成功的意義接近了嗎？儘管是觀望和懷疑，在整個民族被人滅絕的時候，我們在那裏去求政治的經濟的平等呢？

中國共產黨今日的偉大，就在它能放棄一切的成見，回到三民主義的領導之下來。它「披瀝赤忱」向全國宣言說，願為三民主義「澈底的實現而奮鬥」，並立即實現它的諾言。這就是說，中國共產黨已經放棄階級性的鬭爭，轉為民族性的抗戰。為着保障抗戰的勝利和革命的成功相互銜接起見，它同時說明了不但長共同努力於對日抗戰的工作，即政治的經濟的問題，也要在三民主義的領導之下，求其解決。所以它說：「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所必需，本黨願為其澈底的實現而奮鬥。」中國國民黨和中國民衆的偉大，也就在

能諒解十幾年來的大敵，拿坦白的態度相待，無猜疑的共同奮鬥。也可以說，這卽是 總理和平主義、王道精神的遺教，一番空絕前世的偉大表現。

四 中國爲甚麼而戰？

高唱甚麼戰線的人，其名爲救亡，其實則是誤國。第一，他們祇記得所謂各黨各派的力量，藉此展開，以便獨黨自派的少數人物，取得政治上的利益。至於全體的民衆，却被關在革命的大門之外。他們既不能代表某個階級，又不許各個階層參加革命的戰線；抗戰之前已有不少人把幾百萬幾千萬的私囊存在外國銀行裏（口頭上或許自稱爲無產者的政黨），抗戰勝利之後，其情形是不問可知。第二，他們把這次對日抗戰的性質，看成祇是一種單純的軍事鬭爭，祇在求民族的獨立自由；其它政治的經濟的問題，却一概不管。這樣，我們抗戰

的結果就是勝利，內部的糾紛還是不能消滅，這種戰爭便沒有革命的意義。總之，中國爲甚麼抗戰的意義，他們全未了解，儘在發洩個人的奪取慾和風頭慾——領袖慾罷了！所以他們不惜以統一爲名，而做種種分化的勾當。由第一方面的情形看起來，非常明白；關於第二層，尤其是他們故意弄的玄虛。

從前中國衙門裏的捕快，永遠不會捉完強盜，這是甚麼理由呢？捕快就是由強盜出身的人物，假如果要捉的話，一次就可以捉完。捕快的職務既是專捉強盜的，爲甚麼不一次捉完了呢？這個原因很簡單，因爲強盜捉完，捕快就失掉了從中取利的機會；而且社會上既然是全無強盜，捕快的位置也就可以不要，捕快的飯碗也就從此斷送了。再像從前的黃河總督，地位之高，經費之大，是全國最優美的職務，很可以稱得起是「高官厚祿」了。政府之所以如此不惜名器和金錢，原是爲的黃河一旦決口，便會傷害幾省的生命財產，不得不特別的

鄭重其事，這本是很好的辦法，但要齊備又不然。政府固然是不惜名器金錢，黃河的決口，却依然如故。因為黃河如果十年二十年太平無事，那麼，總督的高官既可以不設，總督的厚祿也可以勾銷了。所以有人說，本是先有黃河決口，才有總督；但實際上呢，却是先有總督，才有黃河的決口。這種矛盾的情形，局外人看來固屬可笑，誰知個中人就是在矛盾中生存的呢？所謂「前進」分子，也就是在他們主張的矛盾中，充分發揮其領袖慾。

現在高唱甚麼戰線的人，即故得把抗戰的意義，限制在單純對日的軍事行動方面，以便將來再喊「△△戰線」和「××陣線」的口號。他們明知道對日抗戰是國民革命的開端，却不用國民革命這個名稱的用意，就是嫌國民革命的範圍太大，把一切革命的工作包括已盡，現在和將來都沒有新綽的戲法可變了。所以他們硬把國民革命一部分的工作——抗日救亡分開，單獨加上一個頭

衝，於是國民革命的全部工作，便至少有二個口號可喊。明白的說，他們的內心裏，最怕的是革命口號太簡單，革命戰線太統一，革命基礎太鞏固，革命成功太迅速，影响到自己「喊革命」的機會。一方面是鼓吹徹底的革命，另一方面却又最怕徹底的革命發生，所以盡在做分化的工作。這種情形，不是和捕快的捉強盜、總督的搶黃河，一樣的矛盾，一樣的可笑嗎？

如果是一個真正的前進分子，他一定不會這樣的荒唐，這樣的卑劣。三民主義的信徒不用說，始終是爲國民革命而奮鬥的；即是真正的共產主義者，到這時也會轉向國民革命的大道上來。中國共產黨的領袖毛澤東先生，在去年七月十八日答覆史諾的談話中，這樣的說過：「我們必須記得：中國今日的情形與俄國革命的情形，是有根本不相同地方。」中國和蘇聯根本不同的地方在那裏呢？他說：「我們最緊迫的問題，是民族解放。目前我們的目標，不能是共產

主義，甚至也不是社會主義。」可見他認定中國革命的發端，一定是開始於民族的鬭爭，而不是階級的、經濟的鬭爭。這是國民革命的理論。其次在這次民族鬭爭的進展中，是以甚麼分子爲主力，它的結果又如何呢？他的答覆是：「其階級應爲各階層的聯盟，其前途可能走向非資本主義。」可見他認定無產階級的革命不足以應付中國的環境，要用「階級合作」的方式，才可以完成任務。這也是國民革命的理論。最後關於抗戰勝利以後的問題，又是怎樣呢？他說：「即令我們勝利的實現了包括全中國的一個民主共和國，我們也不能堅持馬上開始社會主義，這仍是相去很遠。在中國，社會主義實現，或許不會發生得如蘇俄那樣快。因爲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所走的路較長，並且較爲艱苦，我個確定的主要任務，是要求爲民族獨立而鬭爭，並且繼續爲民主制度而鬭爭。」可見他認爲中國革命的程序，是發端於民族鬭爭，告成於政治的經濟的鬭

爭。這又是國民革命的理論。不過他所說的「繼續」，還沒有把國民革命的涵義，充分的發揮出來。國民革命固然是發端於民族鬭爭，其它政治的或經濟的問題，完全是在「同時」鬭爭的要求中。祇可以說，在整個國民革命的程序中，其最初的階段是偏重於民族鬭爭。這層意思，總理在自傳中已經明白的說過，他之所以把「排滿」擴為「革命」，就是要將政治的經濟的問題，和民族的問題，同時求其解決。民國元年的革命黨人，就是犯了這個褊狹革命觀念的幼稚病，以為推翻滿清的統治就是革命成功，不必要再去實行三民主義，才留下二十七年來的一切禍害。我們此時又來再彈舊調，不是重蹈當年的故轍嗎？

所以說，真正的共產主義者，他一定會集中在三民主義的旗幟之下，為民族的生存而奮鬥。在民族鬭爭的過程中，他同時決不會忘記民權的和民生的兩個重大問題。因此，他便已是一個國民革命的忠實工作者，並不需要其它的甚

麼路線，來決定他的革命行動。祇有那些對革命無認識、無誠意的人，才會感覺國民黨革命的於已不便，亂喊些口號，欺人自欺。

以上所說的，是動機的不純正。在理論方面，則更加是荒唐了。提出甚麼戰線來的人，其解釋的要點有下面幾種。第一、這個戰線，是由幾個立場不同的集團，在共同的敵人之前，爲了共同的鬭爭目標，而結合成的。這是它的造因問題。第二、這個戰線是基於國內各集團、各階層的共同要求，不是某一方面單獨的要求。所以它不是一個政黨對其它一個政黨的策略，而是各個政黨的共同政策。這是它的態度問題。第三、這個戰線既是由各個不同的集團，根據其自身的立場而來參加組成的，獨立的集團既存在，獨立的立場也不能不同時存在。因此，它既是一「各個立場不同的集團的統一」，便會由矛盾而產生磨擦；不過這磨擦却可以緩和，甚至於完成避免。這是它的發展問題。

關於這三點，在這裏逐一的說明它的無理於下。就我們目前的戰線來說，它的造因，是來自中國國民黨內部的大團結，和中國共產黨的回頭。由於中國國民黨各個黨員的一致行動，和中國共產黨「披瀝赤忱」的宣言，可以證明。中國祇有這兩個黨，中國國民黨是奉行三民主義的，中國共產黨也宣言說爲三民主義的「澈底實現而奮鬥」，那麼，立場完全是一樣了。三民主義的國民革命發端於民族的鬭爭，共同的目標更是完全一致。可見這個結合，是「化合」性的。再拿「共同的敵人」來說，三民主義和共產主義相同，不外是求對外打倒帝國主義，對內肅清封建勢力。最後的標的，則在於解決民族的、政治的、經濟的一切問題，所以 總理說：「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民族革命是三民主義革命的發端，中國共產黨又宣言願爲三民主義的「澈底實現而奮鬥」，可見這個革命戰線的化合，是有其「永久」性的。中國共產黨既然是「永久化

合」於三民主義的革命戰線之內，可見無論是目前和將來的革命戰線，就祇有唯一的國民革命的大道了。那麼，替國民革命另外取一個甚麼戰線之類的名詞，意義何在呢？對中國革命沒有認識的人，才會以為最近的統一抗戰，是一個新的「矛盾的統一」，其實呢，它乃是國民革命的復興。

其次再就目前抗戰者的態度來說，根本便說不上有甚麼「共同的」要求和政策。在中國，只有一個唯一的要求和政策，即是完成國民革命的要求，為厲行國民革命而訂的政策，如廢除不平等條約和剷除封建性遺毒等。因為抗戰的發動和革命的推進，是以中國國民黨為主力的，它代表全國各階層，受命於三民主義；它的要求即是全民族一致的要求，它的政策即是三民主義的政策。參加這個戰線的中國共產黨來說，它已放棄它原來的要求和政策，歸依於三民主義的領導之下，又何能說是各個集團的共同要求、共同政策呢？如果我們

現在的革命戰線，是建因於幾個集團的發動，合作，而協定一個綱領，這才會「共同」的性質。但中國共產黨的歸依於三民主義的領導，並沒有修改三民主義的分毫，也沒說過共產主義的不相容，完全是爲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而且是「披瀝赤忱」來說的。那末，又何必多此一番解釋，把一個整統的戰線劃分得零亂不堪呢？除非是對抗戰無誠意、甚或是妄圖保持階級利益的反動份子，才會把革命的戰線，祇限於對日抗戰一階段的共同行動，以便在抗戰中奪取一個人的利益。但這種態度，決不是中國共產黨「披瀝赤忱」之內的另一種陰謀。因爲共產主義的信仰在爲實現三民主義的努力下，並不妨礙呢。又有甚麼東西可以稱做政治的「集團」呢？

最後就革命前途的發展來說，尤其可以證明所說的荒謬絕倫。一方面長說各集團造成共同的戰線，同時又說仍要保持各自的立場；各自的立場一致的固

持，自然會發生衝突，却以為衝突是可以完全避免。那麼，這個戰線不成了革命力量和反革命力量的大雜脡嗎？實際上，參加國民革命的，祇有一個中國共產黨，而它便是犧牲原來立場，忠實服從三民主義的領導的。除了中國共產黨以外的人，根本便沒有以政治集團來說話的餘地；若是代替中國共產黨來說話，那便是對中國共產黨的一種絕大侮辱。中國共產黨明明的說過：願為三民主義的徹底實現而奮鬥，它豈可保持原來的信仰，却没有準備和中國國民黨在抗戰中磨擦。如果照他們的說法，則無異是讓中國共產黨放棄過去反三民主義、反中國國民黨、和無祖國的立場，同時要繼續和中國國民黨衝突。這樣說來，中國共產黨是完全無誠意的，存心欺人的了！那麼，不是太把中國共產黨坦白誠懇的「披瀝赤忱」，說得一文不值了嗎？

中國是爲甚麼而戰呢？ 總理早就告訴我們非常明白，是爲反帝國主義

反封建勢力而戰。它是民族的、政治的、經濟的國民革命，由全體革命民眾來主持、推進、享成的。因為如此，抗戰的勝利，才會接近於革命的成功。祇有如此，抗戰的意義，才不是褊狹階級性的。

五 統一的抗日戰線是甚麼？

統一的抗日戰線是甚麼？我們可以堅決的回答說：是國民革命。它不但是統一的抗日戰線，而且是唯一的抗日戰線。它不但是唯一的抗日戰線，而且是唯一的革命戰線。

我們爲着加強抗戰的力量計，無妨把比較不甚重要的工作，暫時停頓，集中全力在抗日救亡的奮鬥方面。以前做其它活動的人，如果與抗戰沒有多大的直接關係，這時便要改變態度，積極參加。這樣，就是統一抗戰的意義。但這

不過是在國民革命的過程中，因時制宜的主張，却不是另外發明的新的真理。因此，便絕對沒有另加解釋的必要。我們祇要固持國民革命的立場，就可以達到統一戰線的任務，更可以完成抗戰勝利以後的建國使命、革命使命！

我們要明白的認識：此時以及今後擾亂革命戰線的，即是憑空捏造甚麼戰線的人。他們雖然是自命爲「前進」分子，總是站在先導的地位，高唱新類的口號，其實他們對祖國同胞的不忠實，有如托洛斯基、康德溥儀的黨徒一般！

國民革命的意義，絕對不是非三民主義或者非共產主義的理論，所能詮釋的。所以這種發洩個人私慾的人，不但是三民主義的叛徒，也是共產主義的罪人。第一，他們爲着滿足個人的私慾，不惜分化民族抗戰的力量。第二，他們爲着維持個人的私利，不惜縮小民族抗戰的收穫。把許多參加戰爭的人，因受甚麼戰線的影響，弄得摸不着頭腦，而遲疑起來。他們所求者，却在個人的所

謂「領導權」的鬥爭，明明是一次偉大革命運動的開端，却盡量把它的性質祇限於單純的對外戰爭，不容一切參戰的分子，做其它種種政治的、經濟的改造工作。十幾年來，因為中國共產黨的脫離革命戰線，十幾省遭受蹂躪，受害的人何止千萬？現在中國共產黨已經回頭，却又有一般墮落無恥的知識分子，要把全民族絕大的犧牲——十四省的國土，兩萬萬同胞的死亡傷害，一筆勾消！恐怕，古今中外沒有這樣大一個人類的好徒吧！

我們應該明白的認識：

祇有國民革命，才可以集中全民族的力量，築成一個真正的抗日戰線，一個革命的戰線。主要的是統一和擴大「國民革命軍」，做它的先鋒。

祇有國民革命，才可以把握抗戰的勝利，屬於全民族。即是說，它可以隨時解決政治的、經濟的一切問題。——以求民族獨立、民權普遍、民生發達。祇有國民革命，才可以端正抗戰的動向——抗戰的勝利——革命的成



錢實甫主編

基本認識叢刊第一輯

三民主義在廣西

廣西三領袖

全國抗戰的認識

抗日戰綫與國民革命

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革命

發動我們自己

廣西建設與抗戰

民族解放與戰爭

近世三大革命領袖

民權主義與民治主義

李宗仁

林中奇

黃季陸

錢實甫

黃雪邨

錢實甫

亢真化

胡耀中

黃雪邨

錢實甫

民團週刊社發行

丙種叢刊第一種
 基本認識叢刊第一輯之四
抗日戰線與國民革命
 錢實甫著

必翻
究印

每册實價國幣六分
 (外埠加郵費)

所版
有權

總 經 售	發 行 主 任	編 輯 主 任	總 幹 事	副 社 長	社 長	發 行 者
民 團 週 刊 社	梁 上 燕	亢 真 化	錢 實 甫	林 中 奇	馮 璜	民 團 週 刊 社

社址廣西南寧鄉塘廣西國民團幹部學校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月十日初版二千册
 出版總字第一八號

572

835 5

版出社刊週團民

丙種叢刊

第一種 基本認識叢刊

第二種 基層建設叢刊

第三種 焦土叢刊

第四種 民團叢刊

第五種 國難叢刊

第六種 常識叢刊

丁種叢集

第一種 民團婦女隊影集

第二種 基層建設影集

KBC
IG
1693.0
378

國幣0.06